

丘吉尔

战争实验室

密码破译者、天才、创新者：
特立独行的丘吉尔成功之路

（英）泰勒·唐宁 著

徐艳秋、王兴刚、张建萍 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丘吉尔战争实验室

(英) 泰勒·唐宁

徐艳秋 王兴刚 张建萍 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丘吉尔战争实验室/ (英) 唐宁著; 徐艳秋, 王兴刚, 张建萍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204-11501-3

I. ①丘… II. ①唐… ②徐… ③王… ④张…

III. ①丘吉尔, W. L. S. (18741965) —生平事迹

IV. ①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2582 号

CHURCHILL' S WAR LAB; CODE-BREAKERS,
BOFFINS AND INNOVATORS; THE MAVERICKS
CHURCHILL LED TO VICTORY

by TAYLOR DOWNING

Copyright: 2010 BY TAYLOR DOWNI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ITTLE, BROWN BOOK GROUP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INNER MONGOLIA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5—2011—019

丘吉尔战争实验室

作 者 (英) 泰勒·唐宁

译 者 徐艳秋 王兴刚 张建萍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1501-3/G·3403

定 价 28.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章	准备：陆军与海军	(1)
第二章	准备：战争与失意	(22)
第三章	行动就在今天	(50)
第四章	喷火的夏季	(70)
第五章	巫术般的战争	(91)
第六章	将军们	(110)
第七章	海军司令们	(129)
第八章	轰 炸	(143)
第九章	霸王行动	(165)
第十章	胜利与失败	(186)
第十一章	丘吉尔的战争	(208)

第一章 准备：陆军与海军

1940年5月温斯顿·丘吉尔出任首相，为了领导大不列颠王国生死攸关之战，他所了解的军情比其他任何战争时期的英国首相都多，比他们更懂得驭兵之道。他强过在英国遭受拿破仑入侵时领导英国进行拿破仑战役的小威廉·皮特和斯宾塞·珀西瓦尔，他胜过在1854年克里木战争爆发时被推上领导舞台的帕默斯顿勋爵，他强过因领导大战而使英国付出骇人听闻牺牲的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当然他比经历过战争的近几任英国首相强百倍，如1982年的福克兰岛战役中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约翰·梅杰、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的托尼·布莱尔以及承袭了阿富汗战争的戈登·布朗。丘吉尔受过士兵的训练，曾在英国军队好多团中服过兵役，有在战火中磨砺的丰富经历，有被俘和逃脱的经历，曾经指挥作战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斗在前线。他对实战有过研究并著有相当有名的军事著作。在大不列颠成为无可争议的海上霸主时期，他全权掌控着英国皇家海军。他的人生与他喜好的军事事务如影相随，所以在战争时期他以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战时领导人的方式运作他的政府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那个故事。但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以前的人生轨迹，就像他后来写的那样：“为这个时刻和这次尝试而准备。”

1874年11月30日，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出生于英国的一个非常伟大的贵族家庭。他的祖上约翰·丘吉尔曾经在18世纪上半叶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时的布莱尼姆战役中带领军队击溃法军。他的胜利使英国成为一个在欧洲不可小觑的势力。他因这次辉煌胜利而得到了国家的巨额赏赐，也积累了巨额财富。他以自己取得的胜利命名，用这些财富建立了以雄伟的布莱尼姆宫

为中心建筑的占地面积很大的庄园。被封为马尔伯罗公爵一世后，约翰·丘吉尔建立了一个王朝。跟历史上其他贵族家族一样，丘吉尔家族也经历了兴衰巨变。继承爵位的后代公爵们行为不检点，尤其对自己的生活和财产管理不善，结果导致为了清偿债务而不得不大量变卖珍贵文物。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是马尔伯罗公爵七世的小儿子。跟其他英国贵族子弟一样，他娶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母亲——漂亮迷人的珍妮·杰罗姆，其父是股票经纪人、美国百万富翁、《纽约时报》股东之一。伦道夫在他大儿子出生时已经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由于意外而提前八周就降生于布莱尼姆宫的早产儿。当时他的父母在参加一个狩猎舞会，他母亲坐在一辆小马车上途经颠簸路段时突然生产。丘吉尔在伦敦和都柏林度过他的少年时代。按当时的习俗，他主要由一名名叫埃佛勒斯的保姆抚养长大，因此他与他的保姆结下了深厚的情意。被他称作“童话里的公主”的母亲虽然离他很远，但一直很关心他。他写道：“她就像夜空中的一颗星，为我闪闪发亮。”他的父亲在保守党中步步高升，似乎有着光明的政治前景。尽管他儿子非常崇拜他、爱他，但他离他更远，丘吉尔很少感受到父亲的关爱。丘吉尔后来评论说他一生中跟父亲之间只有过三四次亲密的谈话。七岁时丘吉尔被送到阿斯科特附近的一家非常野蛮的小学读书。在这所学校里用桦条抽打学生的现象很常见，当然在这里他经常受到这样的体罚。丘吉尔恨透了这所学校。两年后他被转往位于布莱顿的另外一家学校，这里相对要温和得多。

丘吉尔五十多岁时编写了他的自传——《我的早年生活》，并于1930出版。在自传中他描述了他的青少年时代。这本书以幽默调侃的口吻记录了一个后进生如何寻找到生命的坐标。狭义地按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公立学校的制度来看，丘吉尔几乎没有古典文学和数学方面的学习天分。他在自传中描写了自己在哈罗公学入学考试中，面对考试和传统的学习时无助绝望的心情。在拉丁文考试中他交了白卷，正如他在自传中写到的：

“我在试卷上首先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写上试题的编号“1”，经过再三考虑，又在“1”的外面加上一个括号，因而成了“(1)”。但这以后，我就什么也不会了。我干瞪眼没办法，在这种惨境中整整熬了两个小时，最后仁慈的监考老师总算收去了我的考卷。”

从书中的字里行间中可以看出丘吉尔的学识水平，但哈罗公学的校长依然

接收他进哈罗公学上学。也许小丘吉尔能敲开哈罗公学的大门与其父亲是当时保守党中赫赫有名的政客之一不无关系。

在哈罗公学中，丘吉尔根本就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对传统的学科一窍不通，但有超强的记忆力。他曾因一字不漏地背诵麦考莱的 1200 行史诗《古代罗马之歌》而获得了全校的优胜奖。虽然他将拉丁语、希腊语等学得一塌糊涂，但他英语确实学得不错，还学会了如何用英语写作。丘吉尔对历史非常感兴趣，并擅长写一些历史散文（他的这种才能在他那个时代并不受人尊重，也许现在也一样）。由于一直对收集玩具士兵非常着迷，并且对他父亲没能让他继续成为一名律师感到失望，年轻的丘吉尔决定开始他的军旅生涯。然而入学考试的问题又一次不幸出现了，这次是为了考进桑德赫斯特军校。在这所军校里年轻的丘吉尔、大英帝国未来的军官将接受训练。这次没有任何人、任何背景能帮助这个英国富有的名门望族之后通过考试顺利踏入军官的行列。温斯顿不得不靠自己的努力通过考试，考试科目中包括令他头疼的数学。前两次考试失败后，他进了位于伦敦西区的一个临阵磨枪、靠死记硬背帮助学生的备考补习班。第三次丘吉尔勉强通过考试，在 104 名考生中他排名 95。这个成绩达不到步兵专业的要求，但骑兵专业标准相对较低，于是他被录取成为一名骑兵专业的军校学生。温斯顿·丘吉尔终于在 18 岁时参军入伍了。

在桑德赫斯特军校，丘吉尔学着一个没有前途的专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再受学得很差的拉丁文或数学的限制，他开始喜欢上了战略战术、防御工事、军事管理、操练和马术等课程。他功课学得很好，很快就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军官奇才，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骑手。1894 年 12 月，丘吉尔通过毕业考试，在骑兵科 130 名学生中，他名列第 20 名。然后在 1895 年 2 月，丘吉尔到第四轻骑兵团服役。这个岗位，是靠他母亲以及马尔伯罗的家族名望谋求到的。第四轻骑兵团团长是英国军队杰出的领袖之一，同皇室家族交往甚密。唯一的问题是：一位年轻下级军官实际的薪水与人们所期望的一名精锐轻骑兵团的军官的收入完全不符。在这个团里，丘吉尔需要自己花钱购置军服，还要养两匹马以及支付其他的日常开销。因此第四轻骑兵团的每位军官都需要有额外的私人收入，的确在那个时代这种情况其他骑兵团也是普遍存在的。

1886 年，伦道夫·丘吉尔从政府辞职，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没有被要求复职，自此他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由于梅毒，更有可能是因为遭受某种脑瘤的折磨，他的心情时好时坏并且需要经常接受治疗。直到 1895 年他去世时，他

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他的遗产仅能让丘吉尔的母亲勉强维持自己奢侈的生活，更别提他们的两个儿子了。因此，金钱问题困扰了丘吉尔很长一段时间。他后来的行动也部分地取决于这种需要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方式。

丘吉尔热心投身于他的骑兵生活。做一名骑兵军官牵涉到一系列的技能：在马术学校中学习马术，在营房广场上学习骑兵调遣策略，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怎样做一名真正的军官和一名绅士。此时处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英国国内正逢和平时期。将军以下军衔的军官们很少有升职的可能。兢兢业业地在军队内服役多年却感受不到战争带来的刺激，这是丘吉尔最害怕的。所以他决定充分利用骑兵团的一名下级军官所拥有的好处，其中之一是有很长的假期，将这件事付诸实施。1895年冬天，正值军官一年一度冬季休假的时候，这两个月的假期通常军官们都是在猎狐中度过的。丘吉尔跟另外一名现役军官一起自费去了古巴，在那里西班牙的殖民军正在同起义的古巴游击队交战。凭父亲老朋友的介绍，两名年轻的军官被安排在一支西班牙军队的机动部队里，这支队伍正在前往古巴国内的丛林里搜剿游击队。他们很快发现了游击队员并与他们交上了火。年轻的丘吉尔在21岁时经受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他觉得这个经历是令人兴奋的，但此次任务并不算成功。西班牙军队采用传统的战法突袭古巴人，后者采用游击战术，打完后迅速消失在丛林的雾霭中。

几周后这支机动部队回到了根据地，丘吉尔和他的同伴也坐船回到了英国。一位年轻的军官自己掏钱跨越半个地球，冒着丢掉性命或者受伤的危险，只为接触一场实战，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几十年中，在大战争带给我们无数的恐惧之前，在空袭带给我们灾难之前，在决定性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而带给我们的噩梦像鬼魂一样缠绕着我们之前，战争看起来依然是迷人而浪漫的。当然，丘吉尔就是这么看待战争的，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有过战争经历的军官能够更快地升职，他们也受到同行军官的敬畏和关注，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看来丘吉尔似乎在考虑从政的问题，他需要积累一些有价值的经验来为将来的政治生涯积累资本。

丘吉尔从古巴回来后不久，第四轻骑兵团被派往印度驻防，他们将在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待上9年之久。这是英国军队中几乎每个单位都会被派上的常规任务。对于精锐骑兵团里的年轻军官们来说，在和平全盛时期在英属印度驻扎是一个非常闲逸快活的差事。他们住在宽敞的营房里，整齐的花园环绕四周，有仆役长和佣人照顾他们的生活。每天早上六点开始有几个小时的马术练习，

然后在马厩里待上一个小时左右，中午最热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事情可干，直到下午五点左右军官们开始打马球。每天晚上在部队的食堂里他们都会大吃大喝。丘吉尔全身心地投入到马球中，尽管肩膀脱臼过，但很快就成为一名马球高手。可他很快发觉这种安逸的军官生活对他来说太过单调，他需要别的东西来充实自己。

丘吉尔深知自己早期学业上的欠缺致使他不得不放弃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所以他决定弥补知识上的浅薄与不足。在班加罗尔的闲暇时间，丘吉尔态度严谨地每天花好几个小时进行他的读书计划。他母亲将整箱整箱的书寄给他，他无一例外地全部读完。有人告诉他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他父亲最喜欢的书籍之一，所以他从这本书开始阅读，然后又读了麦考莱的《英国史》，共12卷。他的安排是“每天读50页麦考莱，25页吉本”。然后他又开始阅读其他的历史和哲学典籍，从苏格拉底到马尔萨斯，从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和亚当·斯密。他还请母亲寄来一套《政治年鉴》，该书有几十卷，简要地记录了国会的辩论，是关于英国公众生活的官方记载。丘吉尔每天读四到五个小时书。他以前不太习惯学习的大脑现在突然像海绵吸水一样开始汲取着知识和思想。他喜欢那些经典著作中使用的英语语言，被其相关的故事情节和所蕴含的思想所吸引。他将自己在阅读中发掘的思想都储存在自己的大脑中。这种学术性的阅读使他成为他们骑兵团里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但他也是一个受人欢迎、喜好运动并对马球有着强烈热情的人，这一点让他依然能融入同僚们中间去。

丘吉尔渴望能参加一次印度经常发生的边境战争，借此他可以积累更多的经验，也可能为他带来名利。但在令人困倦的班加罗尔，伴着他的只有他的书籍、他的马球和日复一日的军营生活。在1897年的春天，印度西北边境马拉坎德山口的斯瓦特山谷发生争端（如今这里依然是巴基斯坦北部一个难以控制的地区）。当时丘吉尔在英国休假，但他匆匆赶往印度，想加入一支野战部队。这支队伍准备开拔到印度西北边境，去给那里举行暴动的帕坦部族（阿富汗）人一个教训。野战部队的将军给他发电报说：“编制已满，设法安排你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前去。”丘吉尔很快启程，首先赶到班加罗尔，征得允许他加入野战部队的许可之后，他坐了五天的火车到达西北边境。同时，他母亲游说各个报社的编辑，最终说服《每日电讯报》以一个专栏五英镑的报酬发表他儿子撰写的战地报道。

马拉坎德野战部队是一支典型的英属印度地区的作战部队。它包括在次大

陆执行任务的正规英国军队和由印度当地的锡克教徒、旁遮普人以及其他教派的人组成的、受英国统帅领导的武装士兵所组成的队伍。随野战军出行的还有一批所谓的“政治官员”，他们的任务是与当地进行沟通，以此来巩固大英帝国的统治。野战军的任务是找到帕坦族勇士，将他们卷入战争。9月16日，一支纵队被派往玛门河谷。有人说在那里可能会有所行动，因此丘吉尔加入了由锡克人组成的第35分队。这支队伍沿着夹在海拔四五千米的悬崖峭壁间的河谷缓慢前进。在河谷纵深处他们到了一个村庄。在他们的队伍准备集体破坏村民的庄稼以示惩戒的时候，丘吉尔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他们这支深入河谷的队伍只有四五个军官加八十人左右的锡克士兵，分队的其他人在他们后面的河谷下游，还没有跟上。就在那时，火光四起，枪声大作，丘吉尔可以看见烈日下帕坦部落族人手中的剑折射到陡峭的崖壁上的光芒。他们陷入了埋伏。

丘吉尔捡起一把手枪开始还击。一名英国军官命令他们向河谷下游撤退。这名军官就在离丘吉尔几米远的地方被射死。锡克族人慌乱地撤出了阵地，几乎违背了前线作战的一条首要纪律：绝不将伤者留下任敌人摆布，他们也许会被碎尸万段。当丘吉尔和几个锡克人抬着他们的伤员向下游撤退时，时不时有成群的帕坦族人来袭击他们。途中有个帕坦族人挥着剑向他冲来，丘吉尔拔出左轮手枪朝他开了枪，但没有打中。那个人仓皇逃走，躲在了一块石头后面。最终，丘吉尔和他剩下不多的队伍与在河谷下游的纵队中的其他战友汇合了，但帕坦人依然穷追不舍。就在那时，河谷里响起让人重振信心的有规律的枪声，整齐的号令——“一起开枪。预备！发射！”在山谷中回荡。又一轮步枪整齐地开火。一支正规英国部队，皇家东肯特郡团一支名叫巴符陆军的队伍及时赶到帮他们解了围。

经过后来的激战，在人数上占优势的英国和印度军队最终占领了玛门河谷。在随后的两星期，丘吉尔亲眼目睹为了惩罚帕坦部落，英军炸毁了他们的村庄，填平了他们的水井，烧毁他们的谷物，破坏他们的贮水池。这就是大英帝国的报复之举。但对丘吉尔而言，此次混编的英、印军队的远征坚定了他对帝国的信念，他坚信不列颠有责任去统治印度。这是他一生从未放弃过的信念。

丘吉尔发表在《每日电讯报》上的新闻报道因其生动并富有戏剧性的描写而大受欢迎。受此鼓舞，他写了一本关于此次战争的书，并寄回伦敦由他母亲安排出版。这本名叫《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事》的书相当成功，受到很好的评价，拥有大量的读者。甚至威尔士王子都写信祝贺他：“每个人都在读这本书，

我满耳皆闻赞誉之声。”丘吉尔深刻体会到他几个月的辛苦创作所得的报酬相当于骑兵团军官两年的薪水。他为受到的赞誉感到高兴，同时也开始考虑金钱问题。

一年后，国家的另一次军事行动引起了他的注意。以索尔兹伯里爵士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决定派出一支军队前往苏丹，给那里的哈里发和他的伊斯兰托钵僧队伍一个教训，原因是十年前在他的前任发动的喀土穆战争中，英国驻苏丹总督戈登将军为此送了命。赫伯特·基奇纳司令集结了一支远征军沿尼罗河向苏丹进发，继而准备攻入他们的首都。丘吉尔仍然想方设法靠关系，让有影响力的人帮他加入这支远征军，因为此次远征比上次西北边境的军事行动更富有戏剧性。尽管有很多人支持丘吉尔，但基奇纳仍拒绝让丘吉尔加入他的远征军。很明显，基奇纳对这位一心只想往上爬，将他所在的骑兵团置于事件的风口浪尖的年轻军官是怀有敌意的。并且很多人不喜欢一名下级军官的观点被印刷出来，对他的上级评头论足。甚至首相办公室发来的电报也未能改变基奇纳的主意。但如果不再坚持就此放弃，那丘吉尔也就不是丘吉尔了。在最后一刻，战时事务办公室将他编入第21枪骑兵团随同远征军南下。丘吉尔即刻乘船前往开罗，在那里他与正准备开拔的枪骑兵团汇合。开罗南下1400多英里的地方就是苏丹边境。这次丘吉尔与《晨邮报》签订合同，每登一个专栏他能获得15英镑，他的稿酬增加了。

正如我们在简介中看到的，丘吉尔跟随基奇纳的部队沿着尼罗河左岸前进，在乌姆杜尔曼战役中表现神勇。跟在西北边境战争中一样，丘吉尔在与暴怒的部落族人反对英国统治的战争中与死神面对面，却又一次毫发无伤地死里逃生。这次短暂的交战结束后，丘吉尔在战场上再无建树。他在给他的同僚军官的信里这样写道：“这是我有生之年见过的最危急的两分钟。”乌姆杜尔曼之战使英军阵亡三百人，但托钵僧队伍有约一万人阵亡，另有一万五千人受伤。伤员被留在酷热的沙漠中慢慢等死，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医疗救助。有些伤兵甚至在原地直接被杀掉。当英埃联军进入喀土穆后，他们因马赫迪击溃了戈登的军队而对其坟墓大肆亵渎。他的尸体被挖掘出来，斩下头颅后被带到开罗。丘吉尔对此大感震惊。

乌姆杜尔曼大捷几天后丘吉尔就返回了家乡，这次冒险宣告结束。他很快重新回到他还驻扎在班加罗尔的骑兵团里，不顾自己肩膀的伤势恶化，参加了马球竞赛他和他的团队获得了印度马球冠军。此后，想要亲眼目睹战争以及在

炮火中指挥军人作战的目的已经达到，丘吉尔辞去了军职。常规的军队生活的节奏对他来说太慢了，他想要一往无前。辞职后他回到伦敦，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写作和政治。摆脱了军队对军官的束缚，丘吉尔可以自由地写作。很快，他的另外一本讲述苏丹战争的军事著作问世，书名叫《尼罗河上的战争》。它分为两卷出版，长达 950 页。这本书跟他以前的作品一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帮他巩固了声誉。在《尼罗河上的战争》一书中丘吉尔直言不讳地指责基奇纳在取得胜利之后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的态度。他早已准备着手建立自己的军事理论，其中包括：轻视失败，交战时要果敢而面对胜利要大度。丘吉尔认为基奇纳的军队在胜利后只表现出极端的残忍是不对的。这本书让他在军队圈子里树敌无数，这点也毫不奇怪。

回到伦敦后，丘吉尔决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他试探性地向保守党靠拢。由于他父亲在党内早就享有声誉，因此他被选为代表工人阶级的奥尔德姆选区的候选人。1899 年夏天，兰开夏郡的棉纺城面临着补缺选举。丘吉尔进行了他的第一次竞选，但以失败告终。他为这次落选感到闷闷不乐。但在他非凡的一生中总会有出其不意的事情发生，帮他摆脱困境。

1899 年 10 月，就在《尼罗河上的战争》一书即将出版之际，英国与南非的布尔人之间的战争爆发了。日益扩张的大英帝国与布尔共和国之间的角逐由来已久。从 17 世纪以来居住在南非的荷兰人缓慢地向北迁徙，逐渐远离了位于好望角的旧殖民地。他们极其独立，强烈地信仰加尔文主义，与他们相邻的祖鲁人之间有持续不断的规模较小的战争冲突。19 世纪 90 年代，由于在南非的德兰士瓦省发现大量的金矿和金刚石，这一系列小的冲突一下由小变大。既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供开采，可以发大财，好战的布尔人袭击了英国领地。近半个世纪以来，大不列颠第一次发觉自己卷入了一场与其他白色人种的战争当中。很明显这次袭击可能升级成为主要的国家间的冲突。

丘吉尔再一次感受到战争磁石般的引力，他与《晨邮报》沟通后达成协议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前往南非作报道。这次他开出了月薪 250 英镑，报销一切旅差开支的条件，使得他成为南非战地记者中高薪酬的人之一。他乘坐开往开普敦的第一艘轮船，同船的有英军总司令德弗斯·布勒将军和他的部下。丘吉尔从南非发回的报道将很快让他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名人。

跟英国军队曾经发生的许多战争一样，与波尔人的战役一开始进展并不顺利。波尔人具有熟练的战斗技能、良好的马术和巧妙的战术。他们有最先进的

武器装备，包括带弹匣的步枪和现代化的火炮。他们包围了英军位于马弗京、莱迪史密斯及金伯利的驻地。几乎在每次正面的交战中他们都比英军强势。丘吉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发出战败的报道。为了能得到第一手的消息，丘吉尔登上一辆由德班开往埃斯科特克的装甲列车。11月15日，这辆列车冒险从埃斯科特克驶出，车上有霍尔丹将军指挥的两个步兵连，丘吉尔也应邀同行。装甲列车小心翼翼地驶入近来一直遭受波尔人袭击的地区。在返回的途中，列车被波尔突袭部队的炮弹击中，然后陷入了包围圈。列车撞在波尔人堆放在铁轨上的石头，有三节车厢脱轨了。

丘吉尔只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出行的，虽然穿着便服，但当看到他和同车的人遭遇炮弹袭击后他立刻变成了一名战士。征得霍尔丹同意后，他用了近一小时的时间试图让蒸汽发动机将脱轨的车厢拖出轨道去。这一小时里敌人的炮火攻击从未间断。他们有四人死亡，三十几人受伤。霍尔丹在他的军事报告中写道：“丘吉尔以不屈不挠的坚忍精神继续着这项艰难的任务。”最终丘吉尔设法让车头通过了脱轨的车厢，然后载着伤员们安全地到达最近的一个县城。丘吉尔随车走了几百米后跳下车去往来路走，打算走到遭埋伏的地方，那里霍尔丹等大队人马还在和波尔人交火。还没走多远就有两个波尔步兵围了上来，并冲他开枪了。他沿着铁道路堑往回跑，那两个波尔步兵穷追不舍，不断向他开枪射击。他后来记录道：“他们的子弹从我的身体左右呼啸而过，看起来差一点点就要击中我了。”他从铁道路堑安全跑回去，正想跑到一个河谷下去避难，但这时又有一个布尔骑兵追了过来。波尔人离他只有四十几码远，丘吉尔想掏出他的毛瑟枪。后来他谈到当时自己非常紧张，他原本可以干掉那个骑兵的。但他的手枪不在身上，他先前将它取了下来。波尔人端着步枪对着丘吉尔，丘吉尔别无选择，他举手投降了，丘吉尔做了俘虏。

所有投降的人都像赶牲口一样被集中起来带走。这是这一阶段战争中波尔人羞辱英军的一种典型做法。与一场经过周密计划的包围相比，英军装甲列车上配备的强大火力毫无价值，这些骁勇善战的波尔士兵选择了有利的地形，很快将英军制伏。

丘吉尔和其他被俘的军官被押解到比勒陀利亚的一个学校，这里被征用后改成了战俘营。丘吉尔是徒手被俘的，他所有可以证明他记者身份的证书都带在身上。尽管丘吉尔再三辩解说自己是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但波尔人认为他是条大鱼，所以不愿意释放他。丘吉尔写信给波尔人的首领要求释放他。他声

称自己从未向波尔人开过枪，只是想疏散那些伤员。波尔人对他的申诉置之不理。

丘吉尔在战俘营里度过了自己 25 岁的生日。30 年后他写道：“在战俘营中的每一分钟都是我生平最痛恨的，我对那些日子的痛恨超过了痛恨我人生中的其他任何时段。”有一张他在战俘营时拍的照片，照片上他看起来垂头丧气而且非常愤怒。向波尔人要求被释放的申诉失败后，丘吉尔开始策划越狱。他、霍尔丹和另外一名懂点荷兰语的军官打算从匆忙修建起来的监狱围墙上翻出去，一路朝东走出波尔人的领地前往中立国莫桑比克，昼伏夜行。耽搁了几次之后，终于在 12 月 12 日的晚上，趁看守不注意，丘吉尔冲向围墙。他翻过篱笆摸索着进了隔壁的花园，蹲在里面的灌木丛里等着他的同伙，但没人跟着他来。哨兵监视得很紧，霍尔丹二人无法脱身。丘吉尔只身一人，身上有一点钱和一些巧克力，但没有地图。

丘吉尔有所不知，当哨兵发现丘吉尔逃走了，追捕的喊声震天。追捕的小分队四处寻找，并且张贴布告悬赏缉拿他，不论死活，抓到者一概奖赏 25 英镑。那天晚上丘吉尔设法爬上了一列向东行驶的火车，第二天早上他下车躲在一个小车站的附近。他暂时安全了，但他知道没有食物、没人帮他的话，他不可能步行 300 英里到达莫桑比克。每座桥、每个车站都安插了哨兵。他一时间没了主意。“我停了下来，坐在地上，”他后来写道，“六神无主，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到哪里去。”最终他冒死敲开了附近一家居民的门去寻求帮助。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他，这家的主人是一名英国籍工程师，是当地一家煤矿公司的经理。这名工程师知道丘吉尔是一名被通缉的逃犯，但他还是同意帮忙。他安排丘吉尔吃好喝好，将他藏在煤矿里并制定了一个逃跑计划。在另外三人（其中一人来自奥尔德姆，他知道丘吉尔最近参加的一次补选活动）的协助下，工程师将丘吉尔偷偷藏在往东运煤的列车上逃了出去。最后丘吉尔乘货车驶抵洛伦索·马贵斯（今马普托）。在那里满身煤灰的他走进英国领事馆，迈向了自由。

丘吉尔越狱出逃成功后让他一夜成名。他的出逃给当时处在战争低迷期的英国人带来片刻的放松与欢庆。12 月 23 日，当丘吉尔到达德班港时受到了空前的热烈欢迎，迎接他的人群一个小时后才逐渐散去。三天后他受到布勒将军的接见，布勒将军被降为纳塔尔地区的指挥官，他由衷地对丘吉尔表示祝贺。丘吉尔成了英雄。他再一次请求参军入伍，去前线打仗。

他的这一要求可给布勒出了道难题，因为战时事务办公室有明确规定：现役军官不得撰写新闻稿，新闻记者不得参加正规军的战斗。但布勒非常乐意征收丘吉尔这样一位具有战斗精神的士兵，所以他破例征收了丘吉尔，让他在南非轻骑兵团中担任不领薪水的副官。这样，丘吉尔以双重身份一直待在南非，他既是一名骑兵团的副官，同时也是一名战地记者。

在1900年初，丘吉尔亲眼目睹了与波尔人战争中英国最惨痛的时期，包括土基拉河战役的余波。有很多天他都会时不时地听到炮火声和每天都有的步枪的声音。有一次飞来的子弹穿透了他帽子上的羽毛。还有一次他周围的八个人都被炸开的榴弹击中受了伤，而他又一次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8月的一天，他孤身一人被一群波尔突击队围住，退路被截断，还没有骑马。就在最后时刻，一队英军侦察员骑马赶来，丘吉尔跳上马背，准备跟侦察员一起策马离开，但他的马被枪射中，受重伤而死。他在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从未这么接近过崩溃。”

那些战争及给《晨邮报》写稿的经历帮助丘吉尔树立了自己的战争观。他被波尔人使用的突击战术深深地吸引了，他们小组出击，激战之后就消失在乡村中。这让丘吉尔终身对这种战术怀有敬意：用一小队训练有素的人马，给予敌人与他们的人数完全不相称的打击。也让他对战争及其如何作战持一种浪漫的看法。后来他也跟一些波尔将领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如路易·博塔和简·克里斯琴·史末资等。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在他依然为战争带来的刺激感到兴奋的时候，在南非战争中他亲眼目睹的死亡和残暴的行为，让他深深地感到震惊。在土基拉河战役后他遇到过两具波尔人的尸体：一名六十多岁的老人因腿部受伤失血过多致死，在他旁边有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少年被射穿了心脏。在几十米远的地方有两具英国士兵的尸体，他们的头颅像“鸡蛋壳”一样被打碎。丘吉尔在《晨邮报》上撰稿说：“我经常看见在战争中阵亡的人——乌姆度尔曼战役中死了成千上万人，在其他地方还有很多，有白人也有黑人。但在与波尔人的战争中看到的死亡唤起我最痛苦的情感……啊！可怕的战争！总是怪异地在辉煌中夹杂着肮脏，凄惨中融合了高尚。”

丘吉尔同时也精炼地阐述了他对英军高级军官的看法。他感觉这些军官们没有认清形势，没有有效地利用自己的队伍。他感到奇怪的是，在敌人用他们强劲的现代化步枪进行摧毁性攻击的时候，英军的将领还在命令士兵进行正面

进攻。这样不可能胜利，只有牺牲。他在《晨邮报》上写道：“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每一个布尔人，由于他们骑马并占据合适的地形，因而顶得上三至五个正规士兵。现代化的步枪火力太猛，因此正面攻击一定会被击退。”他同时也感觉到英军高级将领缺乏足够的同仇敌忾，很容易灰心丧气，甚至有时认为敌人比他们强这是造化弄人。四十年后，丘吉尔再一次因为英军将领缺乏攻击性而大伤脑筋。

1900年1月，罗伯茨勋爵继任英军在南非战场上的指挥官，基奇纳从喀土穆被派来做他的参谋长。随着英国国内派来的援军及增援物资，波尔人逐渐开始吃败仗了。丘吉尔写道：英国现在应该对波尔人手下留情，以免招来长时间、更激烈的战争冲突。在英国国内，战争取得的胜利激起人们心中对侵略、对强权外交的热情，而丘吉尔的观点与此格格不入，所以并不受人欢迎。然而这一点在丘吉尔关于战争道德问题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取得胜利后要有雅量，和平时期要表现出友善。

5月，马弗京的包围被解除，在英国国内举行了盛大的欢庆活动，同时也诞生了另一位英雄——罗伯特·巴登·鲍威尔少校，他带领城里的守备军克服万难冲出可怕的包围圈。6月，英军收复比勒陀利亚，丘吉尔带领部队释放了剩下的战俘。在欢呼声中，他扯下波尔人的旗子，将英国国旗插在上面。在这里他又见到了六个月前与他一起遭俘虏的人。

随着比勒陀利亚的收复、马弗京的解围，战争似乎已经取得了胜利，很多人估计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但实际上，由于波尔人在南非边境发动零星的游击战，偷袭英军，这场战争又拖了两年时间。被激怒的英军在基奇纳的领导下，肆意破坏敌人地面的战备物。农场及其建筑物遭到破坏，庄稼被烧毁，波尔人民被集中起来，扣押在被英国人称为“集中营”的地方。数万的波尔妇女及儿童死在拥挤异常、不卫生的集中营里，这也让有欧洲血统的南非人极其痛恨英国的统治，这种仇恨一代接一代一直持续着。

1900年夏天，丘吉尔回到英国，很快就继续他的政治生涯。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利用由战争引发的人们的爱国热情，号召在秋天进行一次普选，这就是所谓的“卡叽选举”。丘吉尔依然代表奥尔德姆，被当做战斗英雄，那里数十万的民众都欢迎他荣归故里。在竞选中，他所作的演讲都伴随着热烈的欢呼。当时，普选并不是只在头一天举行，第二天早上就公布选举的结果。实际上选举的过程可能持续五个星期。而奥尔德姆是当时首先公布其选举

结果的选区之一，它产生了两位成员。这次丘吉尔以微弱的优势当选为第二个候选人。这次在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城镇里取得的早期的胜利为保守党的竞选做了一次很大的宣传，在接下来几周的选举中，丘吉尔成了香饽饽。在四周的时间里，在全国各地，他每晚都在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讲，与当时几位主要的保守党人平起平坐。

意气风发的丘吉尔享受着个人政治上取得的成功带给他的荣誉，而后开始进行竞选巡回演讲，他讲述自己在波尔战争中的经历，让人着迷。如果温斯顿·丘吉尔活在今天，像他这样一位年仅 26 岁就成名的年轻人很有可能会上电视的真人秀节目。在当时举行公众演讲是名利双收的好办法。丘吉尔的足迹几乎踏遍了英国所有的大城市，一次就能吸引好几千的听众，一场晚间演讲可以赚到一百英镑甚至更多。当时保守党人和联邦主义者在英国国会下议院中占大多数席位，两党预订在 12 月举行会晤。但丘吉尔，这位刚刚当选的奥尔德姆地区的国会议员，却选择缺席他应参加的第一次国会会议，他选择去美国和加拿大继续他的巡回演讲。在那里他赚得更多了。经过三个月的演讲，丘吉尔获利颇丰，他积累了大约一万英镑的财富（约合今天的一百万）。他将所得的收入拿去投资，以后可以衣食无忧了。在部队里一直困扰他的经济问题解决了，他可以毫无顾虑地投入到自己新的政治生涯中去。他的军事经历带给他名望和财富。

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慢慢地在威斯敏斯特为自己建立了新的名誉。他政治上的平步青云不是我们这本书要讨论的问题。在保守党内部，丘吉尔一直觉得不是很顺心。尤其作为一个彻底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他完全不赞同保守党的关税保护政策。1903 年 10 月，他给朋友写了封信。这封信没有寄出去，但在信中丘吉尔声明：“我是一个信仰自由主义的英国人。我讨厌保守党，厌恶他们的成员，他们的言论和做事方法都令我反感。”1904 年 5 月，他在下议院中走了一步非常不寻常的棋：他离开了保守党，转而支持并加入了自由党。很多保守党人永远都无法谅解他的这种背叛行为。当时保守党渐渐大势已去，很多人认为丘吉尔的这种行为纯属投机，想要在未来的自由党执政的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

确实，两年后亨利·坎贝尔·班纳曼领导的自由党在普选中胜出。丘吉尔当选为曼彻斯特西北部的国会议员。由于他的声望和名誉地位，丘吉尔明显是部级的候选人，顺理成章地成为殖民部副国务卿。此后两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名政务次官的新角色中去，他监管德兰士瓦省和奥伦治自由邦自治政府的成立，将波尔人并入英国，解决了南非争端。有一次他给殖民部写了一封长长的